

| 音樂人生 | 紀利男生命的交響樂章 |

## 第一章

# 故鄉水林 先祖榮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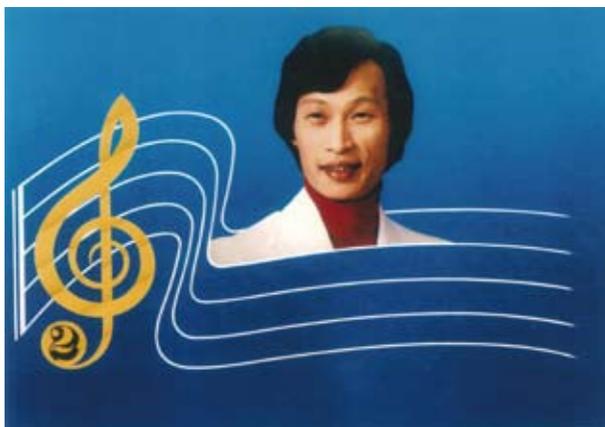


紀利男，是音樂大師楊三郎（1919～1989）唯一親授編曲技巧與樂理的關門弟子，也是臺灣第一位受邀至新加坡「海燕歌劇院」，擔任樂隊指揮兼節目策畫、獨領風騷十年的音樂工作者，更是首位加入日本作曲家協會、並勇奪「古賀賞」銀賞獎的外國作曲家。他的歌曲創作超過千首，風格多元，名曲無數，廣為眾星傳唱<sup>1</sup>；他的唱片製作精緻嚴謹，推陳出新，備受各界敬賞。年過五十後，更是豪華落盡，益見真淳，他反求諸己，沉潛自修，編著佛曲聖歌，譜寫心靈音樂，藉此廣布善念，淨化人心，希望為社會奉獻一己之力。他，一生對音樂懷抱熱情，為理想鏗而不捨，既勇於挑戰自我，也不斷精益求精，但經幾度浮沉，惟見青山依舊，終能淡然了悟，不伎不求，成為一位返璞歸真、技進於道的音樂藝術家。

紀利男，一九四〇年二月十四日出生，時為農曆正月初七，屬龍。傳說中女媧創造蒼生，從正月一日始，依序造出雞、狗、豬、羊、牛、馬、人，因此正月初七亦稱「人日」。自漢代以降，當天即有戴勝剪彩、登高賦詩的祈慶習俗。

紀利男的故鄉在雲林縣水林鄉水南村，一個單純素樸的農業小鎮。水林鄉面積七十六點九六平方公里，分成二十四村，而水南村位居中區，與水北村隔著水林路南北相望，兩村合稱水林，既是全鄉的行政中心，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。

水林鄉位於北港溪中下游，東臨北港鎮，西連口湖，北接四湖，南與嘉義縣六



紀利男1978年創作歌曲專輯封面。



紀利男1972年結婚時拍攝。

腳鄉隔水為鄰。相傳明熹宗天啟元年（1621），顏思齊（1586～1625）率眾來此開墾，遂有「開臺第一鄉」之稱，如今北港鎮上亦可見「顏思齊開拓臺灣紀念碑」。清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，鄭克塽降清，臺灣併入福建省，設一府三縣<sup>2</sup>，自此福建居民相繼來臺，漳、泉兩州的移民也逐漸遷入水林鄉。清雍正元年（1732），水林劃入諸羅縣內，清光緒十四年（1888）改轄雲林縣。日治時期（1895～1945），臺灣多次進行行政區劃，日大正九年（1920），水林鄉歸屬臺南州北港郡所。

水林鄉原名「水漆林」，水漆<sup>3</sup>，乃早期臺灣濕地常見的樹種，水林當地多沼澤，明末清初時水漆遍生，依當地父老傳述，因水漆葉上有粗毛，接觸皮膚後令人腫癢不適，所以又稱「咬人狗」，七至九月開白花，隔年四到六月結紅果，味甜可食。日治時期，因「水漆林」臺語諧音「水賊林」，音、意皆不雅，所以改稱「水燦林」；大正九年（1920）實施州郡新地名規劃與更改，再度易名「水林庄」。戰後，國民政府稱為「水林鄉」，隸屬臺南縣；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實施行政區域重劃，水林鄉再次劃歸雲林縣。

明、清時期，水林鄉多數土地仍因鹽分過高而無法種植水稻，直到日治昭和五年（1930），嘉南大圳興建完成後，透過灌溉排水系統淡化土壤中的鹽分，才造就了萬頃良田，使稻米可與甘蔗、番薯進行輪作。在此之前，種植甘蔗以供製糖，乃水林鄉最主要的農事活動與經濟命脈。

種蔗、製糖，伴隨著臺灣人民走過悠長歲月，迄今已歷經數個世紀。元順帝至正九年（1349），汪大淵《島夷志略》記載：「琉球……男子、婦人拳髮，以花布為衫，煮海為鹽，釀蔗漿為酒。」可知當時臺灣居民已懂得種蔗釀酒。荷據時期（1624～1661）十分重視商品貿易與經濟效益，因此鼓勵農人種蔗製糖，以便輸出獲利。明鄭（1661～1683）初期，鄭成功為求軍需、民食可以自給自足，實施「寓兵於農」的政策，屯墾增糧，鼓勵稻作，導致蔗糖減產，總量縮半。其後，鄭經的部屬劉國軒受命從福建輸入新種蔗苗——「竹蔗」，並由泉、漳一帶聘請製糖名師來臺改良產製技術；明永曆十九年（1665，清康熙四年），陳永華受命輔佐鄭經，獎勵農地開墾、種蔗煮糖，隔年（1666），蔗糖產量大增三倍，除了出口至原有的

中國、日本市場外，還外銷到南洋一帶。

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），郁永河來臺採礦，足跡遍及各地，並將行旅見聞寫成《裨海紀遊》一書，當時南臺灣的蔗田與糖香，也在其〈竹枝詞〉中留下見證：

蔗田萬頃碧萋萋，一望龍蔥路欲迷；網載都來糖廊<sup>4</sup>裡，只留蔗葉餉群犀。

詩中說道平疇沃野，甘蔗遍植，萬頃蔥綠，一望無際，著實令人目眩神迷，難辨前路；只見蔗農忙於收割、網綁、裝載上車，將甘蔗送進糖廊，榨汁加工<sup>5</sup>，蔗尾留下餵牛，蔗葉當柴火，充分利用。郁永河的個人踏查紀錄，成了最佳的歷史寫真，讓讀者如臨現場，一同感受昔日的蔗鄉風情與糖業風華。同治六年（1867），西印度群島的甘蔗與法國甜菜歉收，臺灣蔗糖在市場需求、高價刺激下產量大增，成為全球重要的糖產地之一。

十七世紀，日本從德川幕府時代便開始進口砂糖，臺灣為主要供應者；光緒二十年（1894），清廷因甲午之役戰敗，隔年（1895）簽訂馬關條約，將臺灣割與日本，此後日本便積極在臺灣發展糖業，以求自給自足。明治三十一年（1898），兒玉源太郎就職第四任臺灣總督（1898.2~1904.4），後藤新平出任民政長官，即以振興產業為殖民政策重心，而獎勵糖業更是其中要務，明治三十三年（1900）十二月十日，兒玉源太郎與三井物產合作，創立「臺灣製糖株式會社」，延攬日本精製糖權威鈴木藤三郎為社長，並將廠址設於臺南橋仔頭庄（今高雄市橋頭區），一九〇一年十一月興建完工，隔年（1902）一月開始生產，成為臺灣新式糖廠之濫觴。

明治三十四年（1901）九月，農學博士新渡戶稻造提出《糖業改良意見書》<sup>6</sup>，並於十一月出任殖產局長，當時臺灣總督府接納他的意見，隔年（1902）六月十四日頒布〈糖業獎勵規則〉，內容包括資金補助、原料確保及市場保護三大要點，並成立「臨時臺灣糖務局」以處理相關事務。明治三十六年（1903）五月十四日，於臺南大目降（今臺南新化）成立甘蔗試作場，兩年後（1905）又在試作廠附設糖業講習所，分別進行甘蔗栽培研究與農工培訓，明治三十九年（1906）七月十

日更設置糖業試驗所，使臺灣糖業邁入科學化的新時代。

明治三十八年（1905）六月，總督府頒布〈製糖廠取締規則〉，正式實施「原料採取區域制度」，主要目的在劃定甘蔗的固定供應區域，蔗農未經許可，不得越區販售，影響蔗價，以穩定原料供應來鼓勵新式糖廠的設立，並逐步淘汰舊式糖廊，使日資得以迅速進入臺灣，獨占市場。同一時期，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於橋仔頭糖廠鋪設762毫米、以水牛牽引或人力推行的台車軌道，並於明治四十年（1907）開始廣設原料線，引進蒸汽機車，開啟了臺灣糖業使用「五分仔車」<sup>7</sup>的歷史階段。

日治期間，在鼓勵糖業生產政策下，甘蔗更成為水林鄉最重要的經濟作物，即使戰後，仍可見蔗田綿延、綠葉波翻的景象，此由一九二九年出生於塭底村的詩人李啟東〈蔗浪〉二詩即可窺知：

一三四號植農場，綠葉翻時拂碧滄；搖曳西風千萬頃，不同蘆荻與葭蒼。

（其一）

枝葉搖動色蒼蒼，十里平疇任遠望；揭揭風吹翻似水，幾疑碧海起波浪。

（其二）<sup>8</sup>

「一三四號」為甘蔗品種代號<sup>9</sup>，當時廣為蔗農栽種。詩人信步閒遊，遠眺近看，只見蔗田千頃萬頃，廣袤無垠，西風颳起，蔗葉翩翩，彷彿蘆葭搖曳，碧海浪湧，十里平疇蒼綠無際。透過詩中的描述，不難想見當年種蔗盛況與製糖榮景。

日治時期，說到水林鄉的甘蔗種植，就不能不提當年的「臺灣蔗王」——紀長（1891~1940），這位名聞遐邇的蔗王紀長，正是紀利男的祖父。

依紀家族譜所載，紀氏發源於中國山東，北宋時，紀曰（諡忠簡，山東利津人）擔任參知政事<sup>10</sup>，因直諫冒犯皇上，被貶至福建晉江龍安，成為紀氏入閩的始祖，其後子孫傳布繁衍於閩省各地。清代，紀氏族入渡海來臺者多屬紀曰派下，其中，紀瑄於康熙中期（1681~1701）自泉州府同安縣遷居澎湖馬公，乾隆年間



紀氏族譜。



紀利男幼時與母親合影。

(1735~1796)，紀為庇入墾雲林水林，子孫後代便在此安居。

紀長，清光緒十七年（1891、明治24年）七月十日出生。父親紀扭，在四個兄弟中排行第二。紀扭生有二子，紀長為大，紀棋居次。紀長娶妻黃岑，育有三子，依序為紀經綸、紀經統、紀經總。其中，長子紀經綸與妻子蔡月英撫育五子一女，紀利男為長子，弟妹長幼排序如下：紀正義、紀德男、紀明義、紀朝榮、紀雪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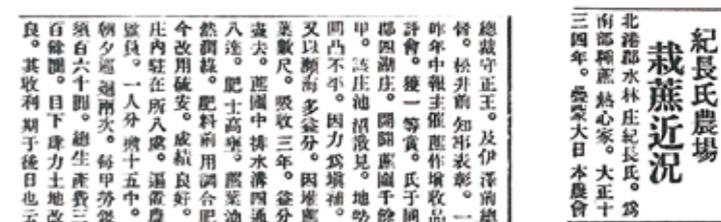
紀利男表示，祖父紀長在他出生之時，已因中風臥病在床，到他八個月大時就過世了，所以對祖父毫無印象，但曾聽母親提起祖父的奮鬥過往與輝煌事蹟。他說道：

我們家是種田的農家，我阿公沒有正式上過學，連小學文憑都沒有，但會去當旁聽生。他小時候去日本糖廠當泡茶的小弟，糖廠後面有塊農地，我祖父就時常去那裡種甘蔗，在農場裡翻來翻去，別人就好奇詢問，為什麼要常在那裏翻來翻去，我祖父就說，他是在研究甘蔗要怎麼種糖分才會高。糖廠的廠長看這個年輕人很有實驗的精神，就撥一甲地給他做實驗，等於遇到貴人。當時一般人種甘蔗，一甲地的收成約八萬台斤，結果我祖父種植後有了兩倍左右、十八萬台斤的收成量。農場的場長很高興呀，就馬上去跟日本總

公司的廠長說，這個年輕人將甘蔗改良，有了這樣驚人的成績。日本總公司就派人來了解我的祖父，非常欣賞他，還問我祖父需要多少土地，都配合他。<sup>11</sup>

紀長雖然年少失學，卻擁有強烈的好奇心與積極的實踐力，經由自修苦學累積知識，當他有機會進行甘蔗栽種時，更發揮研析探究的精神，從土壤鹽分淡化、甘蔗品種改良、深土栽培方式等面向進行測試。果真天道酬勤，努力有成，質量俱增，績效顯著。當時紀長深受倚重，積極擴大種植規模，並陸續向日本政府購買土地，累積達三百多甲<sup>12</sup>。大正八年（1919），紀長成為高陽農場主人，經營數百甲土地，弟弟紀棋則擔任農場主任<sup>13</sup>，協助管理四千多位員工。紀利男說：「因為三百甲太大了，我祖父經常會騎馬去巡田。巡田的時候都要一個禮拜才可以巡完。」可見栽種面積之廣，經營規模之大。

除了自購土地外，紀長還承租一千三百甲地種植甘蔗，產量之巨，使他成為東洋製糖株式會社北港製糖所原料採收區內最大的個體戶。大正十四年（1925），為鼓勵蔗農改善甘蔗品質，提高生產量，臺灣新聞社發起全島甘蔗品評會，紀長技壓群倫，勇奪一等賞（頭獎），並獲邀在臺中公會堂的「糖業演講大會」中發表演說。隔年（1926）《臺灣糖業



日治時期關於紀長栽種甘蔗的報導。



紀長巡視蔗田。



紀長於1928年獲頒綠綬褒章。



紀長的獲獎報導。

全誌》出版，稱許他為「臺灣蔗農界の第一人」。<sup>14</sup>

紀長在種蔗事業的傑出表現與對鄉里百姓的慷慨付出，獲得日本天皇的肯定與認可，特頒「綠綬褒章」<sup>15</sup> 予以表彰，據總理府賞勳局編輯的《紅綠藍綬褒章名鑑》所載，獲獎原因大致如下：紀長資性溫厚，立志於農事改良，並致力於沼澤原野的開拓與施肥耕作方法的改善，且屢施金錢米穀濟助貧民，實為產業經營者與民眾的模範。<sup>16</sup> 褒章授與時間則在昭和三年（1928）十一月十七日。

紀長的超卓天賦和後天努力，既成就了個人勳績，也創造了自我價值；而熱心助人的性格、積極任事的態度，更使他成為水林的標竿人物，揮灑出一則時代傳奇。文化工作者蔡智明撰述鄉誌《水林思齊》，特別介紹紀長，留下他的奉獻身影：

紀長的努力，也獲得日據時代日本天皇的肯定，頒綠綬褒章，並且獲得台南州知事賞狀、台灣總督賞銀杯、台灣新聞社賞狀、日本赤十字總裁彰仁親王、大日本農會統代守正王陛下獎狀，為人忠直耿直、樂善好施，曾任水林庄長（相當於現在的水林鄉長）、保甲聯合會長、保正、稅務調查委員、甘蔗獎勵委員、赤十字社特別社員、壯丁團長、教育勸募委員、農會評議委

員、台南州農會地方委員，他熱心公益、造福桑梓，但是積勞成疾，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二十日，因病過世，享年才五十歲。<sup>17</sup>

綜觀紀長的一生，起自一九八一年，終於一九四〇年，幾乎都在日本治臺的殖民時代，但艱困的環境卻打磨出璀璨的人生，一如他在旱地鹽土所培育的甘蔗，不同凡響。這般鍛鐵成金的輝煌歲月，攜手相伴的妻子黃岑自是與有榮焉，並於日後津津樂道，說與兒孫知曉。紀利男猶記祖母提過一事，令他既敬佩又感傷：

日本認為我祖父對糖業貢獻很大，特地為祖父開了一條鐵路，那條鐵路專門



紀長榮獲綠綬褒章的文獻記載。



紀利男祖母黃岑寫真。



祖母日治時期所居之蔗場旁宅院舊址。

是為了讓他載運甘蔗的。祖父對甘蔗的改良、糖分甜度的增加很有功績，所以日本政府就常常邀請他到全省各地去演講，當時日本對於火車準時的時間觀念是很要求的，但是祖母跟我說：「你阿公擋火車擋得住。」因為當時我祖父演講完趕不及上火車的時候，火車是會等我祖父一下的，當然是不會差很多時間啦。祖母跟我說：「你祖父是這樣讓日本政府很重視的一個人物，報紙都會報導。」但是後來這些報紙都沒有了，我好傷心啊。

臺灣第一條鐵路為巡撫劉銘傳於清光緒十三年（1887）創建，至光緒十九年（1893）始完成基隆到新竹路段；日本治臺後，於明治三十二年（1899）規劃修築新竹到高雄的縱貫線，明治四十一年（1908）完成全線開通，爾後陸續建造各支線及東線鐵道。糖業鐵路則於明治四十年（1907）引進蒸汽機車後，才開啟五分仔車的時代。當時，兩者都是耗費鉅資打造的，也是最先進便捷的交通運輸工具，紀長享有如此特殊待遇，其重要性可想而知。但人生本是無常，繁華終將落盡，明知力無可挽，卻也不禁傷感，尤其曾經叱吒風雲，如今船過水無痕，難免令身為後代子孫的紀利男倍覺惆悵。

在紀利男的心目中，祖父紀長是一位真實存在、卻又無緣親近的家族巨人。對他而言，所有的認識都只能透過長輩的回憶口述或當時的報導資料，當兩者都在時間的洪流裡湮滅時，總令他戚然抱憾。在訪談過程中，只要找到紀長的相關資訊或檔案史料，紀利男總是無比欣慰又歡喜道謝；當提出可否前往水林探訪紀家古宅與紀長之墓時，他一口應允，並熱情協助安排當天的踏查行程，可見祖父在他心中是至高的榮耀，不朽的存在。

二〇一六年一月三十日，車至水林，首先來到紀利男的故居，一座素樸的三合院，進門之後，先經過內埕，再步入屋裡。室內陳設簡雅素淨，正廳牆上高掛四幅相片，那西裝筆挺、胸前佩戴綠綬褒章者，正是紀利男的祖父紀長，其旁則為祖母及父母，可以感受紀家子



日治時期有關紀長的報導。



紀利男和上官萍1972年婚後攝於水林老家。



2015年紀利男與上官萍於水林故居合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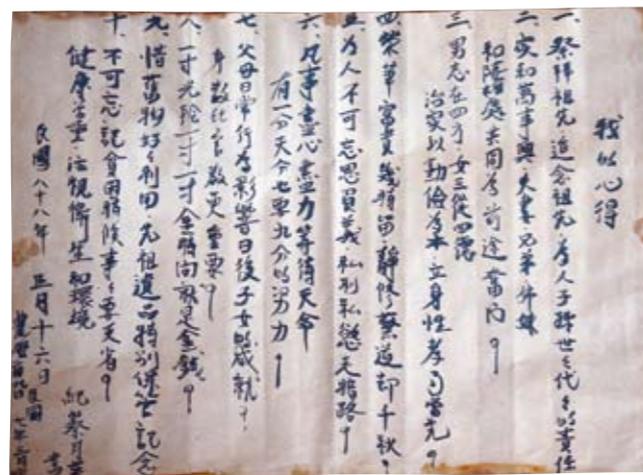


岳父親筆書贈〈朱子治家格言〉墨寶。



紀利男於水林老宅正廳與先人合影。

孫慎終追遠、永懷祖訓之心。右側有一小書室緊連廚房，內有紀利男母親手書〈我的心得〉一幅，記錄了十項理家原則；後方主房內，保存一張民國五十八年（1969）由雲林縣婦女會頒發的獎狀，表彰其婦德懿行，堪為模範。左側房內，則掛有紀利男與妻子上官萍的結婚照，以及岳父劉及洪的〈朱子治家格言〉墨寶。兩位長輩以身教、言教示範引



紀母蔡月英手書「我的心得」。

導、諄諄訓誨，謹嚴家風不言可喻。

接著來到同樣見證了紀長的風光歲月、卻也隨其殞滅而日漸衰頹的紀家古厝。古厝為一傳統三合院建築，正身面寬五開間，步口檐廊雕工細緻，托木、員光、垂花刻鏤精巧，人物、故事、花鳥皆有可觀。門楣上方高掛「麒麟寶塔」，用以祈福避煞；橫披窗紋有古錢、柿蒂兩種，寓涵富貴如意；窗櫺下段的牆面則以彩瓷裝飾，呈現日治時期的流行風格。正廳採穿斗式木構建築，彩繪、書法裡外敷設，整體空間莊重典雅。據蔡智



紀家古厝。



紀家古厝步口簷廊雕刻細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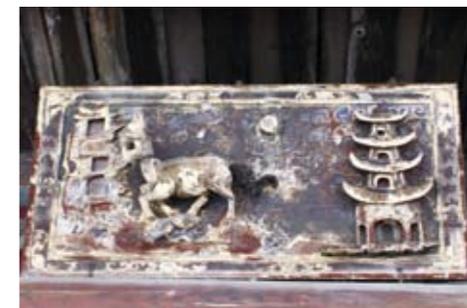
紀家古厝步口簷廊雕刻細緻。



員光上的人物雕刻。



紀家古厝門楣上方之麒麟寶塔與橫披窗紋。



紀家古厝門楣上方之麒麟寶塔。



古厝牆面下方的彩瓷裝飾。



古厝正廳內之書法彩繪。



古厝正廳內之彩繪。

明《水林思齊》所載，紀家古厝建於大正四年（1915），而正廳楣樑上的彩繪落款卻是辛酉年，即大正十年（1921），前後已有六載，可見當年營造之久、耗費之鉅與整飾之用心，也充分展現了紀長的事業有成。然而歲月更迭，時移事遷，俊彥已逝，老宅漸朽，唯餘一襲古雅沉靜的內斂貴氣，供後代子孫懷想、憑弔。

離開古厝後，隨著紀利男的腳步，往紀長的長眠之地前行，此時天空陰鬱，竟至飄雨，雨絲時落時停，但腳下的步伐未曾休止。疾行數分鐘後抵達墓地，墳區寬闊，頗具氣勢，適與紀長當年身分相應，因年代既久，已有部分重新修葺，但古韻猶存。紀利男駐足其間，流連環顧，臉色柔和，神情寬朗，之前擔心天候不佳的焦躁不安已不復見，但因右側石護欄被不明人士損毀，心中難免不捨。憑弔之後，再往前方不遠處的父母墳塋探望，卻見墓埕內積水不通，紀利男快速清除後，才與妻子、五弟雙手合十，向雙親致意。午後，重回水林國小、北港國中拍照留影。對紀利男而言，這一趟返鄉之行，既是家族歷史的回顧，也是自我生命的圓滿。

紀氏一族來自泉州，紀長在世時，即有回鄉尋根的念頭，卻一直未能成行，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日，紀利男終於完成祖父遺願，到石獅蚶江鎮錦江村的紀氏宗祠



紀長之墳。



紀利男父母墳塋。

祭拜祖先。錦江村原名紀厝，計有五百多戶、兩千四百多人，其中80%以上的居民姓紀，皆從附近的龍安村搬遷而來，聽說忠簡公（紀曰，紀氏入閩的始祖）的墓地就在龍安村裡，每年有不少紀氏族裔前往祭拜，幾年前重修古墓，還特意書上「紀氏勝地」四字。紀利男於宗祠祭拜之後，隨即轉往龍安村找尋先祖墳塋，了卻祖孫二人的共同心願。中國《東南早報》記者朱瑋杰曾報導當天情況：



2005年紀利男回中國泉州祭祖。



中國《東南早報》報導紀利男回鄉祭祖。

忠簡公的墓地離錦江村不遠，但是在雜草叢生的荒地裡，車子行到附近就只好停下來，所有人都要下車步行。「天氣很熱，我穿著西裝，還特意穿上紅襯衫，是因為我要回到我的故鄉，拜我的祖宗們，紅色是莊重的顏色，西裝是嚴肅的打扮，這代表我的尊重。」原來紀先生穿著紅色襯衫還有這樣的用意。此時的路非常崎嶇，草叢中幾乎看不到泥土路面的存在，不時還遇深深的溝壑，六十六歲的紀先生卻絲毫不顯老態，抬腳就邁，直到「紀



2015年紀利男於紀家古厝祖先牌位前留影。

氏勝地」幾個大字和忠簡公的墓地出現在面前。紀先生從包裡拿出一本台灣紀氏製作的畫冊，特別對照族譜上仔細的看，在畫冊上有一張許多年前流傳下來的忠簡公墓地照片，紀先生反復對照著，「就是這裡，沒錯！」然後，他像孩子一樣地笑了。深深跪下，虔誠祭拜，直到所有人都要離開的時候，紀先生依然深深地拜伏在地面上，面對祖輩，帶著海外遊子思鄉的情感，帶著找到故鄉的激動，遲遲不肯起來。<sup>18</sup>

隆重的打扮、不停的腳步、虔誠的跪拜、深深的敬伏，背後蘊藏的正是紀利男對先人的追思心情，以及發揚祖勳的期盼。

當真實的人生已然消逝，輝煌的過往終成歷史，唯一不滅的就是後人的緬懷、子孫的記憶、家風的傳承和精神的延續，讓族脈永嗣，榮耀代興。紀利男對祖父的仰望之情、仿效之心，始終有自己的獨特方式，他一生在音樂上的探索、努力、創發與堅持，既是對理想的實踐與完成，也是對先人的追隨與致敬。

註釋：

- 1 代表作如鄧麗君〈後悔愛上你〉，楊小萍〈為情走天涯〉、〈好夢太匆匆〉、〈十八王公聖歌〉、〈風飄飄雪飄飄〉，余天〈又是黃昏〉、〈汪洋中的一條船〉、〈珍重道別離〉，王孟麗〈黃色的玫瑰〉，吳秀珠〈一輪明月照花香〉，包娜娜〈月光像情網〉、〈瀟瀟夜雨〉、〈證明我多愛你〉，汪明荃〈家鄉〉、〈熱咖啡〉，龍飄飄〈來電的男孩〉，韓寶儀〈大吉正傳〉、〈喜上眉梢〉，王芷蕾〈天長地久〉等等，皆膾炙人口，令人回味。
- 2 一府乃臺灣府，三縣為臺灣縣、諸羅縣、鳳山縣。
- 3 據王禮《臺灣縣志·輿地志·土產·木之屬》記載：「水漆：高不滿丈，皮赤色，有液，粘於肉上，立腫如漆樹然，以其生子海泥中，故名水漆。插之地中，無不發生。」
- 4 連橫《臺灣通史》：「臺灣熬糖之廠，謂之廊。一曰公司廊，合股而設者也；二曰頭家廊，業主所設者也；三曰牛犇廊，蔗農合設者也。每犇出三牛，為園九甲。一廊凡九犇，以六犇運蔗，三犇碾蔗，照圖輪流，通力合作，其法甚善，各鄉莫不設之。」（臺北：黎明文化事業公司，1985年1月），頁623。
- 5 陳明言《台灣的糖業》：「明清時代舊式糖廊……規模，平均每十五甲蔗田設一場，每日平均壓榨十至十五噸蔗產生含蜜糖半噸至一噸。」（新店：遠足文化，2007年2月），頁32。
- 6 具體方策，主要有七點：一、甘蔗品種的改良。二、蔗作方法的改良。三、灌溉設備的施

- 設。四、興辦旱地的水利，擴大蔗作面積。五、原有貧脊荒地拓墾為蔗作地。六、實施糖廠原料採收區域制度。七、改良治糖方法，淘汰舊式糖廊。見陳明言《台灣的糖業》，頁48。
- 7 五分仔車的名稱由來，一說是其軌道約為標準軌（1435公釐）的一半，故稱五分，而台鐵1067公釐則稱七分，但臺灣首條採標準軌的鐵路是1997年3月28日通車的臺北捷運淡水線，因此有人詢問台糖老員工，提出「五分」是指「五分仔力」，意謂台糖火車的推力及車速約只台鐵的一半。
- 8 見李龍騰編著、李啟東校閱《多桑的傳統詩》（臺北：藝軒圖書文具有限公司，2005年2月），頁127。
- 9 許孫源〈百年糖業：甘蔗育種〉：「1920年日本人在臺灣首次把育成的品種命名為F1（F代表福爾摩沙Formosa）。日本人在臺灣共計育成自F1至F134的134個品種，其中大面積種植的只有F108及F134。」網址如下：<https://scitechvista.nat.gov.tw/c/feiv.htm>。
- 10 參知政事始設於唐朝，但非正式官位，乃三省長官以下官員加此頭銜，即可進入政事堂議政，等同於宰相職級。宋太祖時，為分割宰相權力，故在同平章事（即宰相）底下設參知政事，原不知印（主持用印），不升政事堂，乃宰相的副職，太宗開寶六年（981）始升都堂議政，至道元年（995）與宰相輪班知印，實權大致等於宰相。
- 11 有關紀利男的訪談敘述，乃綜合前後八次「訪談紀錄」而得，訪談時地與人員，請參「參考文獻」所載，以下不再附註說明。
- 12 甲（源自荷蘭語akker的發音）是臺灣農民計算田地面積之單位，換算成公制1甲為9699平方公尺，即0.9699公頃。三百甲為2909700平方公尺。
- 13 參見楊建成《日治時期台灣人士紳圖文鑑》。網址如下：<http://blog.xuite.net/wu20130902/wu20130902/241426404-%E6%B0%B4%E6%9E%97%E5%8D%80%E7%B8%BD%E4%BB%A3%3A%E7%B4%80%E6%A3%8B>。
- 14 參見網站：《我在道之驛的日子》：「台灣小故事米」，水林：台灣甘蔗大王紀長。網址如下：[http://shopcco.blogspot.tw/2015/09/blog-post\\_3.html](http://shopcco.blogspot.tw/2015/09/blog-post_3.html)。
- 15 褒章乃日本政府據1881年12月制定的褒章條例所設，頒發給對社會做出特殊貢獻之人，以天皇之名所認可授與，由內閣府與賞勳局統計、調查、管理與執行，並由造幣局以銀質鑄造。每年於4月29日（昭和天皇生日）或11月3日（明治天皇生日）頒發，稱為「春之褒章」與「秋之褒章」。依綬帶顏色區分，計有紅綬、綠綬、黃綬、紫綬、藍綬、紺綬等六種褒章。品德出眾者，授予綠綬褒章。
- 16 參見《紅綠藍綬褒章名鑑》頁348，昭和55年（1980）3月29日發行，編輯：總理府賞勳局，印刷：大藏省印刷局。
- 17 見蔡智明《水林思齊》（斗六：雲林縣政府文化局，2005年12月），頁57。
- 18 朱瑋杰〈台灣著名作曲家紀利男石獅尋根〉，見《中國東南廣播公司》，2005.06.21，<http://history.sebc.com.cn/big5/20050621/jryw100673.html>。